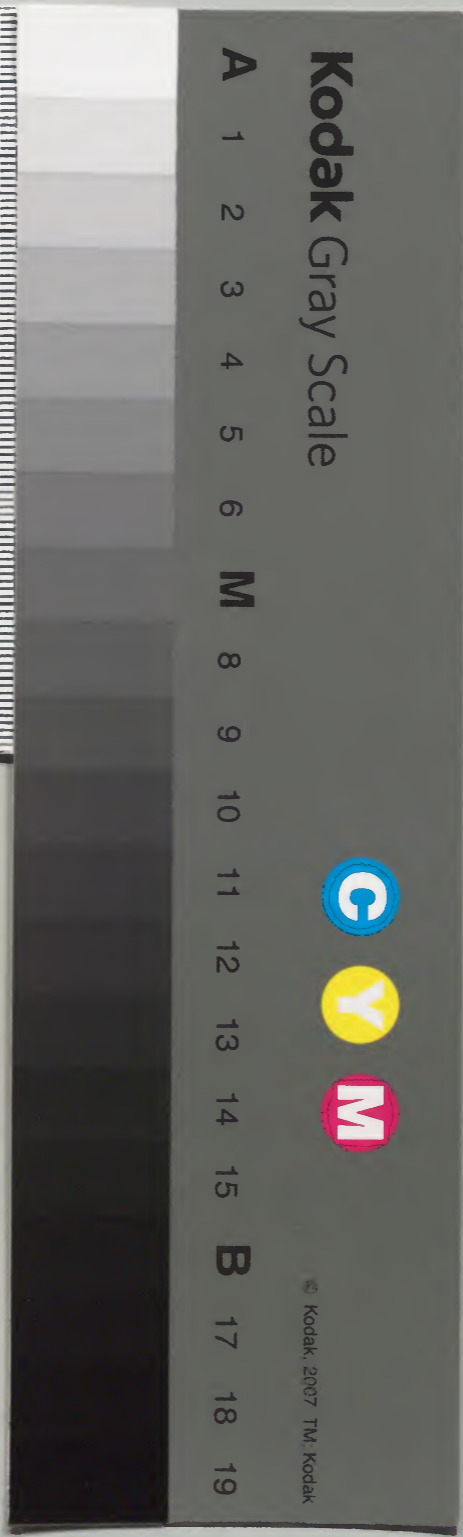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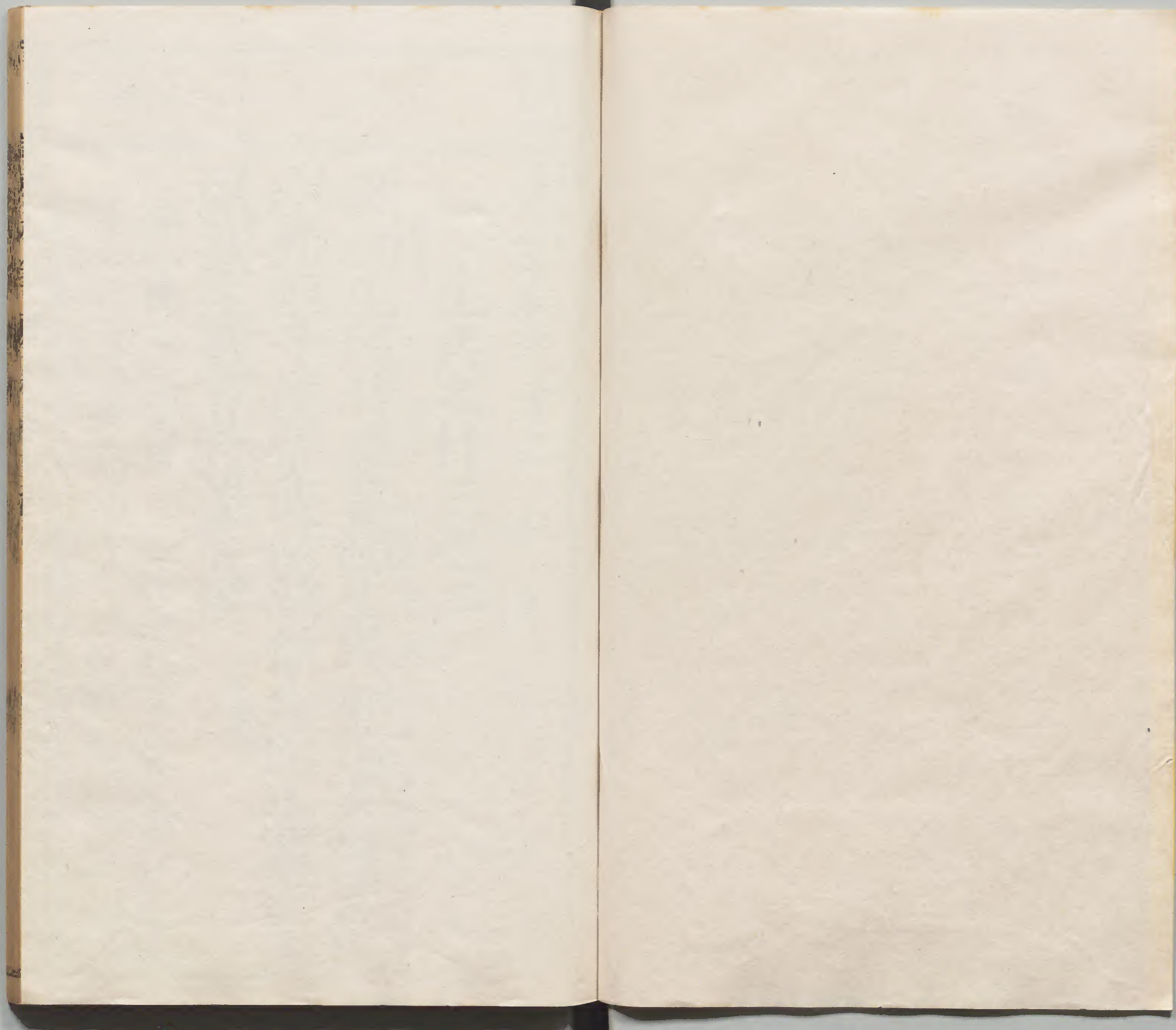


詩經大全

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 47 )	
函號	別 3	1





詩經大全卷之十二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嫄音原叶魚倫反

禋音因

祀叶養里反

敏叶母鄙反

夙叶相即反育叶曰逼反

子叶獎里反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后姜姓  
有邰氏女各嫄為高辛之世妃孔氏曰鄭氏謂姜  
子孫之妃未知其為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  
幾世故直以世言之

淺草文庫

也弗之言禘也禘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  
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媒者神之  
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類氏曰祀以  
禘之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簡狄從帝而祀也然祀  
是帝之禮簡狄之時已至有神矣孔氏曰燕來主為  
產乳之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祀郊禘則  
高辛以高辛之世吞卵之至之日用牛為禘之嘉  
祥又以此高辛之世禘配天子故改為高禘天子親往  
后率九嬪御孔氏曰天子親往御其祭馬乃禮  
天子所御帶以弓韜音九嬪從之待御于祭馬乃禮  
曰禮天子所御幸者使氏祀肅禮酒飲之於郊禘  
之類以神惠光顯之也為男也鄭氏曰韜弓衣  
弓以緇布為之其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  
也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此履踐也帝上帝也武

迹敏拇當為絕句叶上韻爾敏字歆動也猶驚異也  
介大也震娠音身懷也也孔氏曰左傳云邑姜方震  
為震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注曰側室則  
謂夾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  
履其拇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  
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禘豈古遂歆歆然如有人  
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  
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華谷嚴氏曰臨川王氏曰  
蘇所謂厥初生民則本由太王之興此○周公制  
禮尊后稷以配天孔氏曰周公以王功起于后稷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配天其本故作此詩以推  
可以相配故土者可以祖配天其本故作此詩以推

詩經大全 大雅 生民

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  
也是又問其所以然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  
結之以時維后稷一種而利蓋言其非天之命而何  
也后稷始教民稼穡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  
宜其始生之靈異乎○華谷嚴氏然巨跡之說先  
曰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  
儒或頗疑之豈可因後世偽妄而并真實者皆以  
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而張子曰天地之始  
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非  
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  
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  
大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  
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夔峯饒氏曰天地太  
和元氣之會鐘為麟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  
鳳非是有種而生

足怪哉斯言得之矣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色類  
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伏之生稷契此  
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之生  
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之生  
耳非有入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  
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留意會之可也副字備及引乎迫及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營無

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子子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

詩至大卷八 大什十一

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曰生物  
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  
然也○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  
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  
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  
裡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華谷嚴  
章述稷生之易也○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受孕  
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異受孕既本于天則降生  
必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裡祀乃指首章所言  
郊禘之事也

臨以備反

腓符非反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

覆敷救反 翼叶音異

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

呱叶去声

汗叶去声

夫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新安胡氏曰集傳於米薇小  
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成其腓  
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壯遮庇之如有愛之之  
意故謂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  
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  
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  
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華谷嚴氏曰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

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

崑魚極反

○誕實匍匐克岐崑峻茂之狀曹氏曰岐就口食執之荏

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嗒

嗒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崑峻茂之狀立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藪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穰穰苗美奸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嗒嗒然多實也

旗之旆○長樂劉氏曰旆旆穰穰時已有種植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聲去聲種植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后知人曰四章述稷幼好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第歎豐草種之

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

詩經大全 大雅十一

五

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郇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震子曰有相之道  
今農民未見致力于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端也  
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也華谷嚴氏曰  
即弗草一端臨川王氏曰草盛曰種布之  
可以類見第治也第治草亦謂之第種布之  
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華谷嚴氏  
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衰漸長也華谷嚴氏  
禾之發盡發也秀始穰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  
苗也發盡發也秀始穰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  
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粟不秕補  
反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然不秕也華谷嚴氏  
禾之也即后稷之母家也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  
實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

豈其或臧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  
之穡如此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  
而不秀或秀而不實臧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洎  
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蓋人事故其  
穡如此慶源輔氏曰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  
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  
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即使即其母家而居之  
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華谷嚴氏  
后稷掌稼穡而封即也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  
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禋之上  
也

秬音巨 秠音鄙反 糜音門 芑音起 恒古啓反  
畝叶蒲洧反 任音壬 負叶扶委反 祀叶養里反

詩經大雅 大雅 卷之三



稔祀是穫是畝恒之虞也是任是負以歸肇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  
下嘉穀答曰天雖至神未聞下故曰誕降  
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  
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  
也稔黑黍一稔二米者也糜赤梁粟也  
也芭白梁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  
也任有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  
稭稭言獲畝糜芭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  
稷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華谷嚴氏曰六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  
安成劉氏曰石稭

得國而始上祭則宗廟群神之祀皆始此矣  
或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稭  
芭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  
春傷容反 榆音由 簸波我反 殊音釋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簸或蹂釋之

粢粢新音反 粢都禮反 飯蒲木反叶蒲味反 烈如字叶力制反 穀音雪又如字粢粢丞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

以輶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音白也  
孔氏曰謂抒米以出白也  
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  
釋浙音昔兆米也粢粢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  
士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

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惟齋戒  
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  
具脩也脩成劉氏曰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  
當供脩謂掃蕭蒿也脂腍六音致齋三日具謂所  
除糞汚也蕭蒿也脂腍六音致齋三日具謂所  
蕭合音脩腍音膏焚如劣之使臭達墻屋也宗廟之祭取  
也與蕭羝牡羊也孔氏曰祭較祭行道之神也  
合燒之羝牡羊也不用氏曰祭較祭行道之神也鄭  
神主既祭以車櫟之而去音倍棘栢為燔傳諸  
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音燔烈所以為燔傳諸  
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華谷  
曰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總說宗廟及較祭也○  
廬陵曹氏曰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  
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鑊以祭及謀惟春鑊以祭及  
時事特春鑊以祭及謀惟春鑊以祭及謀惟春鑊以祭  
而迭奉今歲豐年而祭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  
而迭奉今歲豐年而祭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

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  
豐登又興矣○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其農事也  
如此印五郎反盛音成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

歆胡臭賈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  
音蒸也孔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  
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羞菹醢也公食大夫之實皆有菹醢  
鹽菜滷者肉汁也音音大羹也臨川王氏曰釋之  
之簋簠尊爵之實也或言其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  
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

詩經大雅卷八 大雅卷八

陵羅氏曰印盛于豆登則親居安也鬼神食氣曰  
歆氣在實實之則有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  
也黍稷必馨香酒般必芬芳用心感神以氣合神者  
全草皆以欲嚮化氣也神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  
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  
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群神此章言  
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華谷嚴氏曰  
稷以配天也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  
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  
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華谷嚴氏曰言  
祀宗廟言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而  
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大成王業而郊天失墜  
敬享蓋在此耳○曹氏曰大美不和陶瓦無文至

薄也而上帝則居於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  
稷以來世世克脩其業早以上帝眷顧無窮也  
曹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  
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  
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降  
既言天之所以此應者甚疾矣於是遂言自后稷  
至成王只是兢兢一戰兢之心也但其承天之休  
而不敢少替此即魯子戰兢之心也但此章用有廣  
狹耳不致祖配天之祭夫莫大於天莫尊於帝若  
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大於天莫尊於帝若  
為其謀載之惟之薦得其時而始升上蓋自后安而享之豈  
也載烈之致其心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  
公劉之無以異於公劉也后稷也由公劉而文武王  
太王之無以異於太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  
武王之敬又無以異於太王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  
而此心之敬又無以異於太王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

以其物哉正以則人之用  
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如祀之後亦有受釐音頌  
昨之禮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  
於郊祀上帝之時美若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  
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謹言注如淳曰釐頌  
也禮部曰除餘肉也  
借應用耳胡氏曰假師古曰字本淳曰釐頌  
始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尊者耳舊  
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  
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訐路音韻  
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  
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

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朱子曰生民是序事  
武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安成劉  
氏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  
耕獲以供群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  
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矣于天也雖  
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以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  
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  
敦徒端反  
泥乃礼反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

弟詩礼反

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  
几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

鄭氏曰勾萌生行道也

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鄭氏曰雅者設筵老者加之以凡○震○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梁子曰此詩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與兄弟勿踐是勿遠意也○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甲成而葉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所以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近相見情意洽則相親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逆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慤慤篤此最當玩味

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東萊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于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席叶詳勺反 御叶魚駕反 酢才洛反

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鮮古推反叶居訝反 醢他感反 薦叶即零反 炙叶涉畏反 脾婢反 臠宗零反

或罍

賦也設席重去聲席也孔氏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人所緝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

詩經大雅

大雅卷之十一

十一

也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承上章而言辭從授凡肆遊設席授凡有緝御二句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市流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竿爵也夏曰醖阻限殷曰竿周曰爵孔氏曰竿醖醖之多汁者也孔氏曰醖醖肉汁也蓋用肉為醖特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音於琴瑟也曰諸言歌者徒擊鼓曰喏○言侍御獻醕飲食歌樂之盛也豐城朱氏曰侍御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脩也敦敦音雕下同敦敦音雕下同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

賢賢叶下吟反 句古侯反叶古侯反 挾于協反 榭叶上主反

賢敦考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榭序賓以

不侮女音武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曰雕是畫飾之義引惟用漆漆上又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孔氏曰惟用漆漆上又堅猶勁也鍤金鍤剪羽矢也鍤音宗入声鉤參音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于某若干純音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禮投壺曰司射執筭口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云注曰一勝為賢尚技藝也純並音塗○儀禮鄉射禮曰若右

詩經大全 大雅卷十二 十一

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  
告若右奇者亦曰奇若左均則左右皆執一筭  
以告射以左右均注曰奇若左勝則左右均則  
賢者射以中為雋也純並如奇言句鼓通謂引滿  
也射禮播音三挾音一既挾四鏃則徧釋矣  
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禮每挾一矢故插三於帶間故  
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故插三於帶間故  
知大編若其君則使人射禮每挾一矢故插三於帶間故  
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  
所謂無憚呼無敖音無借音立無踰言者也注曰  
弟子賓黨主黨年釋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襲慢司  
射戒令之無教慢也借立不止向前也踰言遠談  
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反祖峻  
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慶源輔氏  
燕而射以為樂前四句言射而射以為樂而中又以中多則藝精  
後四句言射而射以為樂前四句言射而射以為樂而中又以中多則藝精

不侮則德盛○廬陵李氏曰大射主於飲酒故主肅以此為燕射  
木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主肅以此為燕射  
於燕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主肅以此為燕射  
鄉射之禮射畢而宴未終舉禪無笑爵獻酌尚  
多故言酌大斗祈  
黃考於既射之後  
主知字或叶當口反 醕如主反或叶奴口反 斗叶種便反或知字

○曾孫維主酒醴維酌以大斗以祈黃

者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

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  
也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  
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

寺巫

今此魯孫維主則以尊而厚也大斗柄長三尺氏  
斗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  
不當如此蓋從大器把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  
之長勺也此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  
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音云用斬眉壽求命多福考  
圖音伯又百讀如數銘曰音對用斬眉壽求命多福考  
圖齊豆銘用斬眉壽萬年無疆考古圖召仲弓父  
類盤銘亦曰云云皆此類也台鮫反湯來也大老則  
背有鮫文孔氏曰老人氣衰皮引導翼輔祺吉也  
○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  
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慶源輔氏曰此則頌禱  
意曰黃耆曰台背曰壽考曰壽祺尤見親愛無窮之  
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耆也相

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則不  
怠于所行相與年高而德邵也

###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  
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  
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  
正之如此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  
以先生於序說不得與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  
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福叶筆力反

##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



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曰燕接之間恩澤而願其受福如此也曰臣謝氏  
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行葦所祝頌之辭也曰臣謝氏  
則可該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  
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禱其君之辭也

明

明叶謨即反

賦也殺俎實也孔氏曰以性體將行也亦奉持而  
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晉氏曰老將至而耄及之  
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豐城朱氏曰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

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

俶及六反 告叶始天反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

告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  
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元峯蔡氏曰考終  
○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  
其福之攸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  
而實以益若以德言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  
令終令命煥音宴敦音對 俶始也公尸君尸也  
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  
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

詩經大全 卷十二 十五

儀

○其笙口維何邁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

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  
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曰宗祝傳  
主人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  
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加告至  
卒章皆追述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加叶居何反

儀叶年何反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

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  
且敬也加言其新美而時

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

將安成劉氏曰  
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為裸獻之事謂之先筮

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

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邁豆之薦既靜嘉矣

王氏曰其設之至謹而為之也至美與執而

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

孔氏曰各

音切○臨川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

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勅同意○震源輔氏曰

寓于物也朋友之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

祀之無大於此二者人終敬則自然收斂而相

攝儀美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此章述尸告

子叶獎里反

價求位反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價求錫

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

奠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  
卒酒仍奠其解○鄭氏曰舉酒酌也尸入尸執前  
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  
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其親也慈其行  
各致其至故威儀其得濟濟漆漆然則其親也慈其行  
奠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致孝子之孝誠而  
不竭則宜求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  
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廬陵彭氏曰  
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  
後亦久不匱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孝類相從必  
願汝生理也後漢拂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  
安嗣而卒之以此公尸嘉告之錫爾類之驗也○豐城朱  
攝孝誠之見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  
氏曰上章言遺豆靜嘉孝誠之子著于物也○豐城朱

後嗣也下三章言室家之壺壺善本反苦俊反  
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胤羊刃反所以昌厥後  
也釐爾以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于一  
世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壺善本反苦俊反  
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壺善本反苦俊反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求錫祚

胤胤羊刃反

賦也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  
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慶源輔氏曰此又  
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  
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孔氏曰七  
章所言即祚也八章所言即胤也此章述尸告以錫善之  
意由其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

言

盡孝也故錫之以御蓋亦各以其類為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

被皮寄反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孔氏曰僕御○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孔氏曰前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其胤維何其實先言言錫善無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成劉氏曰上章言錫善無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胤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而必發之以其僕胤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倚而兼

釐力之反

士鉅里反

子叶獎里反

子○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士釐爾女士從以孫

賦也釐子與音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媛音美也使為之妃也配音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媛音美也輔氏曰此又問天命之賢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

生曰周家賢自孫王太姜所謂天之命也賢曰釐之子孫以隨而有士行者又使既賢智之釐子孫以隨而有士行者又使凡此詩之祝意又以為願聖人壽既醉二詩見人君子亦其誠敬於祭祀之觀行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

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定  
字陳氏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以女  
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  
實在於此父  
兄之意遠矣

鳧音扶 鸕鷀於雞反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清爾毅

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孔氏曰長尾背上青也  
野鴨為鳧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  
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虞  
李氏曰釋尋釋前祭也○采子曰古者宗廟之祭  
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  
詩有此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

清殺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慶源輔氏曰

禮燕尸也此乃釋祭燕尸之歌樂故不及其德但  
重疊言之以及其尊敬頌禱之誠非來如董子所  
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

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興也為猶助也

息汝反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

下叶後五反

殺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詩經大雅卷之九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滑酒之沛聲上者也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

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與也梁水會也說文曰大小水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宗字虛實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梁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興也豈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廬陵歐陽氏曰鳧鷖

言各不同者謂水鳥在重熏和悅也欣欣樂也芬

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

地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

極其高大也昔後日之漸也來為來下攸降

來崇皆指今日言爾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

來無禍難也夫以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

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左音又 命叶弥并反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 樂音洛 子叶音則

天叶夫因反

詩經大雅 卷之二十一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  
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而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  
而又申重之也慶源輔氏曰嘉樂君子是作詩者  
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今德顯然明著故安人皆宜  
也命謂心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命無窮也○蓋田呂  
氏曰既有顯顯之德則在天之命無窮也○蓋田呂  
宜受天祿矣故天之理故保右之又申命之也○采子  
曰我為政而宜于民故當受祿于天雖只是董仲舒  
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疊山謝氏曰  
天命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右助之○安成劉氏  
申命之詩人善于形容天眷之厚也○豐城朱氏曰嘉樂  
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似○豐城朱氏曰嘉樂  
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此自其也

中者而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疑此即公尸之所  
以答鳧鷖者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  
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  
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言王者千  
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丁歷為  
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采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  
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願其他但願其子孫  
之衆且賢此意甚好○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

詩經大雅卷之九

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受昇付於  
遠曰法度非王所以為福矣故言王若子孫多者  
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孫侯  
請以舊章之王軍而不可忘蓋成王命藏魯魏而季  
子成王舊章之萬世不可忘蓋成王命藏魯魏而季  
然成王舊章之萬世不可忘蓋成王命藏魯魏而季  
則無聰明輔氏曰此之過不守則常有繼志述事之  
心○慶源輔氏曰此之過不守則常有繼志述事之  
不說也其能敬其子孫之德則多且賢者蓋得百福然却  
于此也其能敬其子孫之德則多且賢者蓋得百福然却  
愆心不忘也其能敬其子孫之德則多且賢者蓋得百福然却  
乎心只是敬也其能敬其子孫之德則多且賢者蓋得百福然却  
之固所以受福久其福也  
陳氏曰先王之法不過乎理不  
固所以受福久其福也  
陳氏曰先王之法不過乎理不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  
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德烏及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  
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  
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形于  
聲譽者而不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  
然有常而不由替其德能循用先王之法則宜其受  
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則宜其受  
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  
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形于  
綱也綱乃網之四方之綱也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  
辭也黃氏曰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辭也  
紀不立其強且富雖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繼之以無疆  
綱之紀其意不孫而深乎曰四方之綱又曰願其子孫之  
子孫之紀其意不孫而深乎曰四方之綱又曰願其子孫之  
則皆願其子孫之適為法者蓋主其願也  
也○豐城朱氏曰前章干祿百福所以為祝頌之言  
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言



辭也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網則言其子孫之福  
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  
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之網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

子叶獎里反 解佳賣方

堅許既反

友叶羽已反 士鋹里反 媚眉倫反

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  
○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  
友亦如既醉指助解惰暨息也  
○言人君能網紀  
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  
欲其不解於位而為民所安息也  
東萊呂氏曰此章承  
上章之意故上

云四方之網即繼之曰之網之紀蓋張之為網理  
之為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網常張而不弛也  
○原輔氏曰張之網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  
者凡網曰張之網為網理之為紀也  
○方則何下自為安賴之情網如以為安故皆自相貫通  
其上下如此上以解于位則網如以為安故皆自相貫通  
故在上者所由以休息也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  
**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  
**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  
**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  
書益稷臯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勝哉股肱肱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續歌之意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  
也君行臣職順道細碎則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  
萬事廢壞所以戒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  
子定為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之期上章既極其備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  
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  
及乎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已之得  
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  
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  
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 假樂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  
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  
四方之綱四章之無怨無惡率由民之攸堅所以  
宜民也二章之天子無所宜人也至於四章燕  
及朋友宜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四章燕  
干祿百福于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  
又皆所以受祿于天而自天中之者也

場音易

裏音甲

饑音候

藁他洛方

藁乃即友

輯音即

行戶即天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

裏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

### 戈戚揚爰方啟行

賦也篤厚也公劉釋文曰王肅云公劉名劉后稷之  
曾孫也事見豳風孔氏曰后稷不密生鞠  
也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孔氏曰疆者田之大  
田壘也積露積也餼食糧糗音丘上也華谷嚴氏曰  
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朱子曰皆所輯和戚斧揚  
錢孔氏曰錢大而斧小太公六韜方始也○舊說  
召康公奭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誅公劉  
之事以告之則甚微言乎其勤稱時之甚

詩經

卷之六

十四

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後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大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蓋山謝氏曰周人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慶源輔氏曰此詩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勤積累之久後漢擢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黃氏曰公劉之情而後可以民之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

力其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倉行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南軒張氏曰公劉遷國巴與既降然後拓大境上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

嘆他安反

蘇魚輩反叶魚軒反

舟叶之選反

而無求嘆陟則在嘯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瑾音選

鞞必頂反

刀叶徒招反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胥相去聲也庶繁謂來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求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嘯山頂

也舟帶也鞞刀鞘笑也珠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  
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珠之中容此刀耳  
采子曰容臭如香囊是也○安成劉氏曰香物若蒹藜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廣平之  
從遷者十有八國可謂眾且繁矣○鄭氏曰厚哉  
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既眾矣○問二章說順矣  
庶既繁今之相此原以居民既眾矣○問二章說順矣  
成創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子曰公劉始未  
草創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子曰公劉始未  
而或邑之從之者此若繁庶○朱子曰公劉始未  
居也○章言居而邑之成者此若繁庶○朱子曰公劉始未  
四章言宗廟居室也○章言居而邑之成者此若繁庶○朱子曰公劉始未  
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  
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慶源輔氏曰既庶既

既眾且多也既順適者言民之來者既安而  
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以後事而無求嘆也宜矣此章前  
五句言其相土而居所以後事而無求嘆也宜矣此章前  
時事言其相土而居所以後事而無求嘆也宜矣此章前  
鞞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

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京師居良久 野十七與反  
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眾也京師高山而  
眾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  
以所都為京師也董氏曰續于京依其在京則岐

詩大雅卷之六 大雅卷之六

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  
晉云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洛邑亦謂之洛  
師正京師之意○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于邠亦  
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  
一都會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  
直言曰言論難並去曰語○此章言營度待洛邑  
居也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自下觀之則往  
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  
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實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  
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

依同上 造七到反 飽步咬反 食音嗣 之蘇用之字為韻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執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群臣有威儀貌孔氏曰曲  
大夫濟濟俾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  
士蹌蹌安成劉氏曰二曹群牧之處也廬陵李  
依依几也依字義不同曹群牧之處也廬陵李  
開以豕為殺用匏為爵儉以質也廬川莊氏曰其  
而巳其儉如此執豕于牢而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  
祭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  
而落之廬陵羅氏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既以飲食  
勞其群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

寺平大全 大雅卷十二 十七

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燭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事見左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宋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無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三山李氏曰周禮宗子有五遷者太宗也小宗子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統高祖之宗五世繼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

度同七

單音冊叶多消反 度待洛反

相息壹九反

### 度其夕陽函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廬陵羅氏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長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民居田方而故以日景定之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反寒暖之宜也孔氏曰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暖不同所宜則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同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問以孟子考皆私百畝則同養公田又必是計畝而分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

寺至大

大雅

卷之

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故之夏商稍葺治  
至周而大脩蓋周之徹法徹謂之徹也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  
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  
法以備諸軍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  
陽廬陵羅氏曰山西夕  
始得陽故曰夕陽夕  
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  
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  
之田以廣之而隨人之居於此益大矣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其賦稅也而以郊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有叶羽已反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逝其過澗過古禾反

### 止旅迺密為鞫之即

賦也館容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  
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逝鄉  
也皇過二澗名為水名出吳山西比東入涇周禮  
職方作汭宋子曰職方氏曰雍州其川鞫水外也  
○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  
渭取林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安成劉氏曰  
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  
澗者有逝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為

詩經卷之六  
豳風  
七月

鞠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東萊呂氏曰風氣日  
廣有方興木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成劉氏曰此以上叙其終之富盛也○  
曰上五章既言其自始而終矣故未嘗總叙其始  
終也其始來未有定居也故亦須固不專寓於厲  
橫渡亦如至時草創也宮室所須固不專寓於厲  
事基乃理既已後其所始則此舉其始以該其終也止  
 公劉六章章十句則此言其終之廣大耳  
公劉始稍盛耳朱子曰自后稷之後不以劉得  
已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益  
劉興也○末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  
事劉雅之不同如此  
 公劉六章章十句則此言其終之廣大耳  
公劉始稍盛耳朱子曰自后稷之後不以劉得  
已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益  
劉興也○末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  
事劉雅之不同如此

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

洄音迴

洄音迴

洄音迴

洄音迴

洄音迴

洄音迴

子民之父母

興也洄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道上下雨水  
與也洄遠也  
 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饒酒食也君子  
 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  
 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饒饒曹氏曰  
潦挹也酌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饒饒  
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  
 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上禮記表  
君字又教  
 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禮記表  
謂其尊親也  
 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朱子曰能以民心為已心則  
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二句有遠近相顧彼此相

詩經卷之九



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  
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刃之親此以成民之  
才而心也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  
民之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  
所以為民之父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纍纍第

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濯滌也

濯古愛反叶全氣反 堅許既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第

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漑亦滌也堅息也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為民  
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意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惟

可典歌叶

南叶尼心反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游來歌

與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第君子指王也曹氏曰  
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  
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第言之也  
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  
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  
也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  
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第君子來游來

歌以矢其音言其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  
陳詩以爲戒○豐城朱氏曰天樂而歌之故公因  
如泰和盛治之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盛治時  
以三光則得其樂而四時則得其序以盛治時  
其所以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得其序則亂  
兆其所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之可保此有  
此其所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之可保此有  
有鼻陶之廢歌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  
以有鼻陶之廢歌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

○伴與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

伴音判 魚音喚

西在田反

爾爾性似先公西矣

賦也伴與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  
也性猶命也西終也○言爾既伴與優游矣又呼

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東萊呂氏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行可謂伴與而優  
已矣爾所願乎成王祝之當此以戒之也先公西  
曰伴與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樂也  
優游於此則呼成王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  
弟於此則呼成王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樂  
辭是也此則呼成王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  
之先公也此則呼成王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  
福宜也此則呼成王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  
溢美自此至於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  
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致此之由  
也廣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爲之痛哭流涕如禍患  
無優遊不迫其後意謂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  
則益不迫其後意謂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  
○禮城朱氏曰然後康公之觀天君之言亦存法也  
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

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于無窮也  
成王所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以先公之善始善終  
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  
此所以廣王心而欲動之也  
厚叶恨口反又王二反

○爾土宇既章亦孔之厚矣豈第君子俾

主叶當口種庚二反

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既章大明也或曰既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  
○言爾土宇既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  
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第芳弗反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第君子俾

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第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東萊呂氏曰自二  
詞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  
主言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慶源輔氏  
曰言爾之受命既已長矣爾之享其福祿既已安  
矣因又祝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致之若  
易保之尤難也三章皆極言其壽考所以廣王之  
心而歌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  
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  
召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馮符冰反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第君  
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

者德謂得於已者安成劉氏曰謂行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蓋山謝氏曰求賢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如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必忠於君取其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言得賢以之才皆德也德則才在其中矣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慶源輔氏曰如引若當道之引翼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呂氏引所謂慈祥者能孝之翼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地得如是之人以孝之翼也則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則四方以為法則則四方以為法則則可以居大位

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天台苗氏曰詩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朋友之盛故既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千祿益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聞音問望叶無方反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言是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顯顯魚容反印印五岡反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鄭氏曰人聞譽人望之則有善○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威儀德行相副東萊呂氏曰有馮翼有孝有德以引則能如此

詩經大全 卷十二 十一

矣而四方以為綱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顯顯印印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今聞聲譽之美也望威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為綱領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于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夫子

與也鳳凰靈鳥也說文曰神鳥也其像則前麇後燕頤鷄喙五色倫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雉曰則天下安寧飛則群鳥從以萬數麇鱗同鳳雌曰凰翾翾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九峯蔡氏曰是時周方隆盛鳴

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土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東萊呂氏曰自此以下廣曰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于

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疊山謝氏曰媚于天為王愛其民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命謂委命于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

詩經大全 卷之十一 十五

者無他使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  
維持決治之德近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如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

恭布孔反 萋七西反 啗叶居奚反

陽萋萋萋萋誰誰喈喈

比也 宋嘉陳氏曰此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也  
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  
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萋萋者群賢和集之德音  
也此意又與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孔氏  
蓋如此也又鳳凰之性非梧桐則格又曰榮桐木注  
先見也鳳凰之性非梧桐則格又曰榮桐木注  
日也五其子似乳綴於不棲非竹實不食萋萋  
素鄂靈音羔觀所觀反不棲非竹實不食萋萋  
萋梧桐生之盛也誰誰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氏云惟其梧桐萋萋是鳳凰誰誰喈喈由  
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虞源輔氏曰  
此賢者之來集王朝而王朝  
之禮遇賢者兩得其宜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

馳叶唐向反

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萋萋萋則誰誰喈喈矣君  
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  
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  
東萊呂氏曰今  
既閑苟得賢以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  
也  
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言矢

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  
所陳之詩雖不多亦足以遂歌之非致其味嘆進  
戒之意而已○寵舒王代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  
以為不計者愛君之心無窮也○盧彭氏曰此  
詩以章有聲以言計之五無四也○遂云不  
聞之感人游浸漬則又承上興起其心而遂忘  
源補氏曰此章則又承上興起其心而遂忘  
馬既衆多而開習則又承上興起其心而遂忘  
矣其所以望于王蓋有以待其言而不可遇賢者  
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言實一也知者即  
其言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也先言以  
之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首章則  
總叙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  
之盛以致上章福祿之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  
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  
能以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  
來以興賢者之至得其所以興賢者之至得其  
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以興賢者之至得其

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詭居溺反

惜七感反

明叶讓即反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柔遠能爾以定我王

賦也沈幾音也中國京師也要成劉氏曰詩人指  
又曰惠此京師謂之中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  
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  
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華谷嚴氏曰  
詭隨者心知

詩經卷之六

其非而懷詐從此奸人也書所謂而從孟子所謂  
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  
誠覆邦家之隨人也謹歛束之意惜曾也明天之明  
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九峯蔡氏曰柔者寬而撫  
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  
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韓谷嚴氏曰朱子此  
王以爲王休又言戍雖小子王欲刺王女皆語蘇氏  
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  
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  
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迓而  
王室定矣慶源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

詩經卷之六

之使人肆爲詭隨之夫暴虐之君在上則時必無良  
子專無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將悅其  
然後遠者自然得安近者亦自順而無所容如是  
乖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則王室何由安乎詭  
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五室何由安乎詭  
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國也冠虐者必無良之人也  
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以緩四方二句相應也  
本欲安四方之民今勞弊以緩四方二句相應也  
民以勞其矣未之能望其太師始○廬陵彭氏曰  
教以惠中國而緩四方然所以惠緩者豈有他哉  
其本在朝廷之上母使小亂政則柔遠能迓而  
我言柔遠能迓此惠中國以緩四方也書言柔遠能迓而  
必曰言柔遠能迓此惠中國以緩四方也書言柔遠能迓而  
後曰言柔遠能迓此惠中國以緩四方也書言柔遠能迓而  
周本紀六世孫也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  
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夷王

大雅卷之六

詩經



生厲王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

繁女交反叶尼朱反

速無縱詭隨以謹愔愔式遏寇虐無俾民

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速聚也愔音悔猶謹二音誼也華谷嚴氏曰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鄭氏曰言無廢之功誘掖之也○慶源輔氏曰以為民速者蓋中同列平則下所聚也○慶源輔氏曰無棄爾勞者蓋休美也其相遠也○二章而下皆衍而成已定說矣休美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叶于逼反

惠叶得反

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

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慶源輔氏曰罔極亦無縱詭隨者之證以安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者之證以安隨人則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無親近賢者也徒欲防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識開不謹則貧者將望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識開○華谷嚴氏曰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之乎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魯山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何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者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

詩經大雅卷之二

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豐城朱氏曰：敬慎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脩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

泄以世反

敗叶蒲侯反

大叶持計反

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

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辭觀下篇可見，以躬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正所寵任之人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

殘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遏寇虐，無俾正。

文音汝

諫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

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繆，繆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繆，源輔氏曰：惟曲逢迎以自固，結於君也。繆，谷嚴氏曰：詩言無以諛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昏以諛隨，而總之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始也。正反反於正也。源輔氏曰：正敗者，敗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

反則無正也。廬陵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  
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意愈  
深。王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  
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無疆之業。大夫受命，而將之，無疆之業。大夫受命，而將之，無疆之業。大夫受命，而將之，無疆之業。

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於匱。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  
匱，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矣。  
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王篇同，味詩意信然。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公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表吾君之惡也。和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益可見矣。

矣而女音汝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  
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  
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慶源輔氏曰  
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乎曰正者常  
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曰正者常  
者謀慮也則不然則皆理傷道也曰正者常  
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據故出  
話則不遠則不然則聖人則動作皆有所據故出  
猶則不遠則不然則聖人則動作皆有所據故出  
所為皆不遠則不然則聖人則動作皆有所據故出  
者之所為也○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  
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為猶不遠耳  
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於未章皆是  
大諫也○蓋山謝氏曰朱子初鮮云人苟知聖人  
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  
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其世亂  
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維叶泥消反 憲叶虛言反 激俱衛反 世以世反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

輯音集叶祖合反

釋叶灼反

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  
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采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  
則人當欵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何自能  
于天矣始也朝哉不有夫聖終之意也泄泄然不  
立於天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

詩經卷之六

○慶源輔氏曰天方厥而周家有傾覆之勢當時處此消索震攝易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輯和上下力加依作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輯和洽合憚悅莫定也辭輯而憚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慶源輔氏曰又教以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憚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卒瘡者其有廖乎○豐城朱氏曰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違也此民之所以所以治也憚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拂也此民之所以所以定也○筆谷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和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可借民於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從人故三章言聽我讒言讒載尸也皆說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凡六章其間五章皆說謀論不相協猶小旻詩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豎

豎豎反

笑叶思邀反

錫初俱反

堯如謹反

豎豎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則為同列相戒甚明即就也豎豎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於我也五六句黃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警也○豐城朱氏曰五六句黃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警也○則一故就爾而誅之將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為王臣然自得而不肯受然坐所以詢及芻蕘者說以淺近其可以為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說以淺近

詩經大全

卷之八

四三

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戕而忽之也况於僚友之言其可忽而不听乎

○天之方虐無然謹謹老夫灌灌小子躄

躄其畧反

若季吳報反叶毛博反

燭叶許各反

躄匪我言耄爾用憂謹多將燭燭不可救

藥

賦也諛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也款款也躄也驕貌也三山李氏曰說文躄也率足高也驕也意觀之是驕之意也意觀之是驕之意也意觀之是驕之意也

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

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慶源輔

章責之不可忽也二句成其不可慢天也三句危

戒其不可忽也五句成其不可慢天也三句危

曰不禍也六句成其不可慢天也三句危

曰老夫灌也七句成其不可慢天也三句危

我言老夫灌也八句成其不可慢天也三句危

之不可多將如也九句成其不可慢天也三句危

原不可得而僕滅矣十句成其不可慢天也三句危

○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屎則臭我敢葵喪亂蔑資曾

梁許伊反

喪息浪反

資叶箋西反

師叶霜夷反

詩經

大雅

四

莫惠我師

賦也濟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都句屎呻吟也葵揆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噪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漢氏曰威儀盡亂侮不復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源  
輔氏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其常態也夫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為真能而信之諛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為愛己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小臣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此民之所以及於君矣

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威儀無敢揆度其所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嗟葉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乃

堯許元反 麓音也

○天之牖民如堯如舜如璋如圭如取如

擣擣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易以鼓反叶夷益反 辟四亦反下臣

賦也牖開明也程氏曰牖開通之義室猶言天啟其心也堯鳴而麓和璋判而圭合孔氏曰半圭為珪取求擣得而無所費而無費於已以益之也

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  
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  
立邪辟以道之邪定宇陳氏曰上之於下開其本  
辟之人偽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方可也  
豈可導以邪辟邪○東萊呂氏曰亂雖極矣導之  
者固事簡易之理不慶源輔氏曰此之與七章分行其  
所無事則可矣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分明  
是戒及於王也慶源輔氏曰此之與七章分行其  
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者是也

价音介 潘叶分遭反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時朝田反

壞叶胡罪胡威二反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離師衆垣墻也大邦  
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安成劉氏曰所大宗  
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  
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三山李氏曰王所恃以衛  
以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  
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宗子維城是也○董氏曰藩  
垣屏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城外屏在內董氏曰藩  
外而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城外屏在內董氏曰藩  
懷諸侯皆以德若宗子則固其國如此懷德維寧則  
屏而資氏曰王若宗子則固其國如此懷德維寧則  
姓以資氏曰王若宗子則固其國如此懷德維寧則  
反覆言同姓者所恃以固也蓋垣重於藩屏不可  
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

詩經大全

卷之六

四六



而德之在戎乃無形之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  
勢也故獨曰維寧焉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  
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  
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慶源輔氏曰自价人  
自內說及外大宗皆王所持以為藩垣屏翰者然維自  
价人至太宗皆王所持以為藩垣屏翰者然維自  
之亦且為我之德以言城則藩垣屏翰之功皆包  
屏散亦皆傾圮而禍亂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可恰戰反

明川謨即反

王音往叶知字

且計得渝反

渝用朱反

衍

賦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迅雷王往通言出而有所  
往也旦亦明也朱子曰旦與衍寬縱之意○言天  
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  
也虐也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  
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  
輔氏曰此又專戒其同列也管管也憲憲也謹謹也  
也憂謹也此皆戲豫之事也後四句熟讀而詳之誠  
見天之於人無所不體也而興起人心畏天可射思  
豈可一毫一息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  
而無不在也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否朱子曰

詩聖人

大雅

卷二

體事而無不在是也  
體而無不在是也  
心發見耳問天體物上仁而有也  
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上仁體在事上  
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體物而不可遺  
一然否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吳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  
不體也為問此莫是言人之所頃而所謂天者未嘗  
有所謂仁也禮事而無公說在天亦不過如此天與仁非  
敢戲也乎爾王之變不可不入敬也汝不敬也與  
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頃而必與之俱  
也吳天曰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頃而必與之俱  
之同也此所謂必成懼慎日監之為貴也  
君子之學所以必成懼慎日監之為貴也  
板八章章八句責僚友之辭六章至五章皆切  
以僚友而因也

十一卷終

